

# 土耳其絨氈文化

施慧美 (作者為國立藝專美工科講師美國聖路易芳邦學院美術碩士)

## 一、地毯與絨氈

只要是毛織品而且比較厚的，我們往往都使用「毯」字（或寫「氈」）來稱呼之，例如：地毯、毛毯等。可是，若查閱字典，就可以發現厚毛織品有「毯」與「氈」之分，而且「毯」字古時候也並不一定專用來稱呼較厚的毛織品，而是指一般的毛織品。

《通鑑》云：兩晉孝懷帝永嘉四年（A.D.三〇五年）「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這裡出現的「毯布」，毫無疑問地是可製成衣服的毛織品。《辭源》對毯布的說明是：「毯毛為織氈為布也」，而對「氈」字解釋云：「氈為獸細毛」。由此可知，嚴格地說來，古時候「毯」字是指一般做衣料的毛織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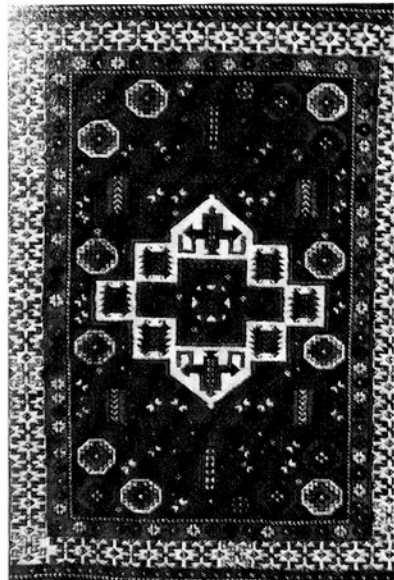
那麼，何謂「氈」呢？《辭源》對「氈」字的解釋云：「蹂毛成片曰氈」。上面談到的「毯」是「布」（長條形的，因此用「匹」計算），這裡所謂「氈」却是以「片」計算的，當然面積就小多了。那麼「氈」字最早出現在什麼時代呢？《周禮》云：「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何物為案？《疏》云：「案謂牀也」。牀就是坐臥之具，若果是席地而坐的時代與部落，也就包括地板了。那麼這裡出現的「氈」，就與現代人所謂的地毯比較接近了（當然，與氈字意味非常接近的尚有其他古語，容後詳述）。日本人一向是中國文化的最忠實的繼承人（即使說超越中國人也非過言），他們把我們所謂的「地毯」稱為「絨氈」或「絨毯」，是相當正確的，也是非常中國傳統式的名詞。此兩名詞過去在中國出現時間最久，但現在年輕人可能就不一定都看得懂。

除了上列《周禮》與《疏》等上古時代的文獻以外，《後漢書》亦有記載云：「天竺國有細布好氈氈」。所謂氈氈是毛席的一種，另名「犍犍」，或稱「多羅犍」（犍多羅地名也，昔時屬印度。現在的巴基斯坦一帶），是放置在大牀前小榻上一塊厚毛織品，供登上牀之用，由此可知，漢代已經有印度織的地毯傳入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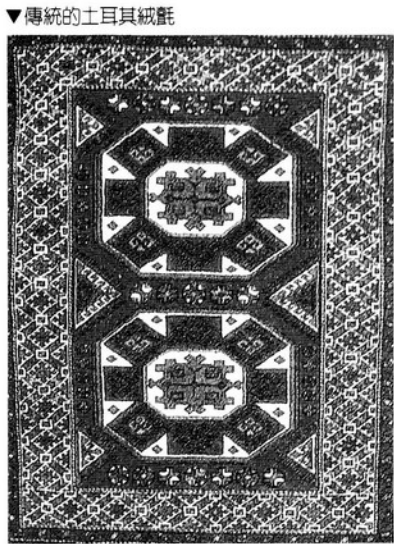
中國古代的毛織品上有沒有織上彩色圖案或花紋呢？筆者從各種文獻及事蹟來判斷，認為應該都是沒有花紋的「素面」貨物。首先，作為衣料的毛織品「毯」（此處所用的「毯」字係依據古時原意，不同於現在所謂地毯的「毯」字），至今仍是素面為多，少數有直線地紋者，也都是十九、廿世紀的事。福建、廣東、台灣一帶，清代的毛織布料都是單色的，少有條紋者，尤其傳入台灣者仍以紅或藍等單色為多（當時台語均以「貢」稱之，其原意何在，尚待查考）。

至於氈上何時出現如同現今地毯那種大塊花紋呢？一般中外學者一致認為應該在元代；毛織工藝是元代工藝的特色之一，當時製品以絨氈為主，因為絨氈等毛織品是北方蒙古族遊牧生活上的必需品。關於毛織的技術，歷史悠久，但真正開始發達係在唐代，宋代為成熟，可是這些仍屬單色品。

關於唐宋之間製作的絨氈有沒有花紋圖案，目前筆者僅找到一則的有關文獻是唐代蘇鸞撰《社陽雜編》，主要記述代宗迄懿宗十朝之事，所述奇技寶物，類涉不經。然而其中有一段云：「新羅國獻五彩氈氈以藉地。」這種的「氈氈」即是毛織物，約等於現代人所稱之地毯。文中所稱「五彩」應該是彩色條紋之意，決非像波斯或土耳其地



▲傳統的土耳其絨氈



▼傳統的土耳其絨氈



▼在阿那多里亞地方所見剪光羊毛的綿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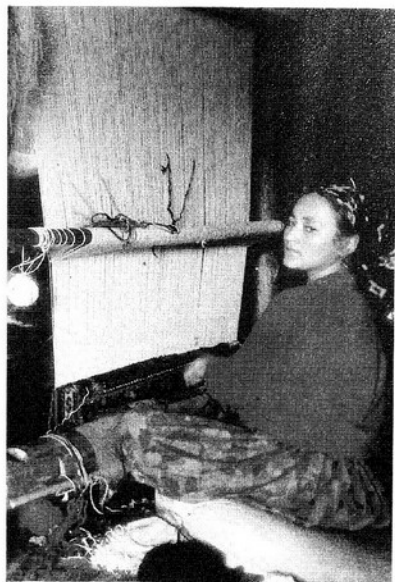
毯的五彩圖案或花紋，而且若非較唐朝中國人所織氈氈更優美，新羅國王不可能以此為貢品，更何況該「五彩氈氈」是新羅貨或來自中東西域貨物之轉送，尚無法確定。

要之：經過唐宋之後，一到元代新興毛織工藝——氈出現了。所謂氈者本屬大秦（羅馬）、土耳其、波斯等地產品，而且材料也不同於中國貨，是用羊毛或野蘭絲染色織成的，多織出鳥獸、花卉、人物等之彩色圖案的絨氈。現在的天津地毯該是它的後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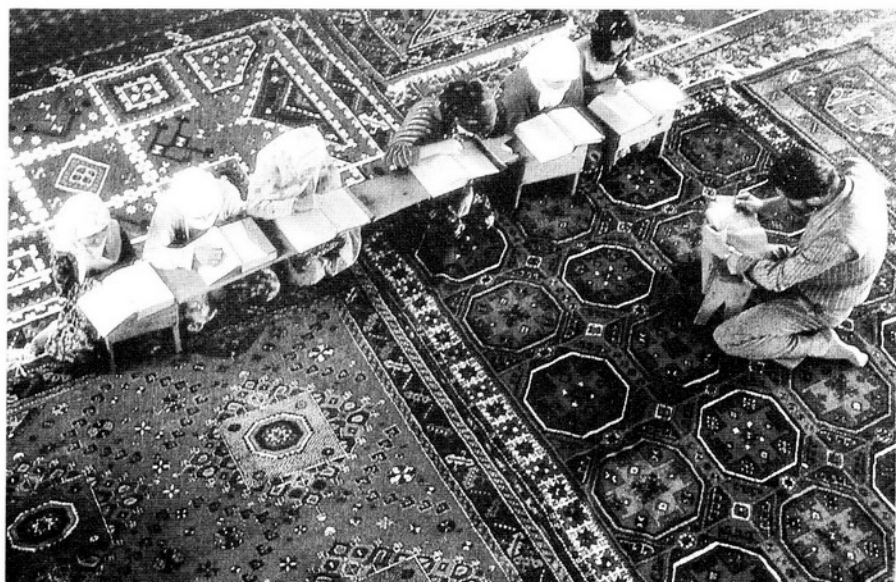
近幾年愈來愈多台灣的人們喜歡在家裡客廳舖上天津地毯，並利用旅遊之便，在中東的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埃及或印度的克什米爾等地，搜購珍貴的掛毯，當壁飾或收藏品，逐漸地成為社會風尚。不過，由於現代國人統統把絨氈品稱為地毯，即發生「將『地氈』掛在牆壁上」用詞的錯誤。如果沿用傳統用語「絨氈」，即可包括壁飾氈與地氈，不會發生用詞上的怪異現象。拙文所以取名為〈土耳其的絨氈文化〉起因於此。

## 二、絨氈的發祥地

為什麼絨氈那麼迷人呢？正確的答案應該是：一塊絨氈要完成，必須經過幾十道手續（也可以說是



▲專業的織氈女孩



▲孩子們跪在氈上研讀可蘭經



▲上年紀的婦女正在紡織毛線



▲織好的氈由男人攜往市場兜售

幾十種工程)，甚至於說把許多織工的人生也編織進去，亦非過言。要織完一塊氈決非易事無論是波斯或阿拉伯，通常織工都是從八、九歲那種最天真活潑的歲數開始訓練的。她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都坐在同一個位子上操縱笨重的織機，雙手的指頭上早就結繭了。

當她們長大而達到婚齡時，她們指頭已經變得太大，而無法擔任需要打細結的絲製氈編織工作。那麼辛辛苦苦織成的氈，自己連好好地欣賞一眼的時間也沒有，就被批發商整批帶走，然後她們又要去面對另一幅新的畫面。

氈的發祥地雖然迄今還是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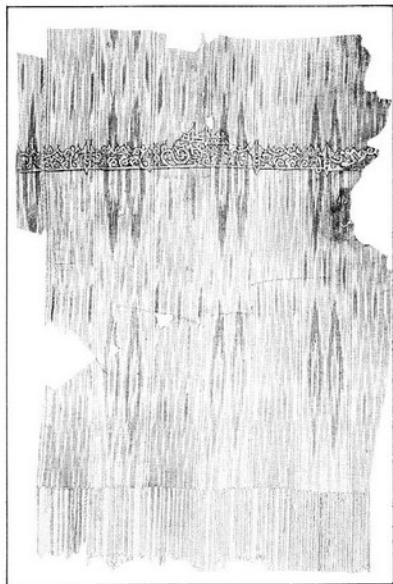
說紛紜，但大多數人肯定其發祥地大概在東經 30 ~ 45 度的小亞細亞與中東，也就是以土耳其為中心的地區。據說，古時候住在這一地區的人們都是屬於遊牧民族，他們的女兒一經決定結婚對象，即開始織一種較厚的氈當做嫁粧之一，帶往夫家去。這便是土耳其氈的開

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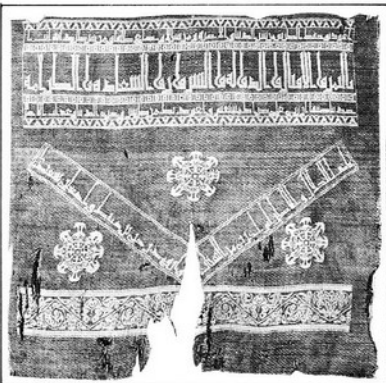
至於波斯地毯依據《回教百科事典》上的記載，波斯地毯係以土耳其東北部的艾魯滋魯木為其發祥地，而現在該地方還繼續大量生產仍帶有游牧民族傳統風格的絨氈。要之，類似現代這種形式的地毯，是以小亞細亞為中心的土耳其為其最早產地。

絨氈的歷史始於什麼時候，必須依據考古上的出土物來做考證。首先，古代位在絲路要道並曾經繁榮一時的西域古國——樓蘭王國（後來中改名稱為鄯善，早為沙所掩埋），英國探險家史坦因曾經在此地發掘到一塊被視為人類文化史上最古老的絨氈，其年代在公元前四到三世紀。

又蘇聯列寧格勒的埃爾彌塔久美術館，藏有一件考古學家魯甸哥一九四七年在西伯利亞南部阿爾泰山脈巴基里克的史其泰王墳墓裡，發掘到的一件絨氈。它的尺寸大約兩公尺見方，考古學家判斷為公元前第五世紀至第三世紀之物。至於此絨氈產地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從它係以「雙結」法（double knot）編成的方式，判斷是傳統的土耳其式絨氈。第二種說法是，從紋飾上的騎馬狀或走獸紋，看出它們與古代波斯的首都 Persepolis（位在南部）所遺留的浮雕非常相似，而判斷該絨氈必然是外



▲葉門棉質織布，作於公元10世紀，23×16平方吋（58.4×40.6平方公分）



▲波斯絨氈殘片，作於10世紀，34cm×25.3cm

▼埃及絨氈殘片，51cm×30.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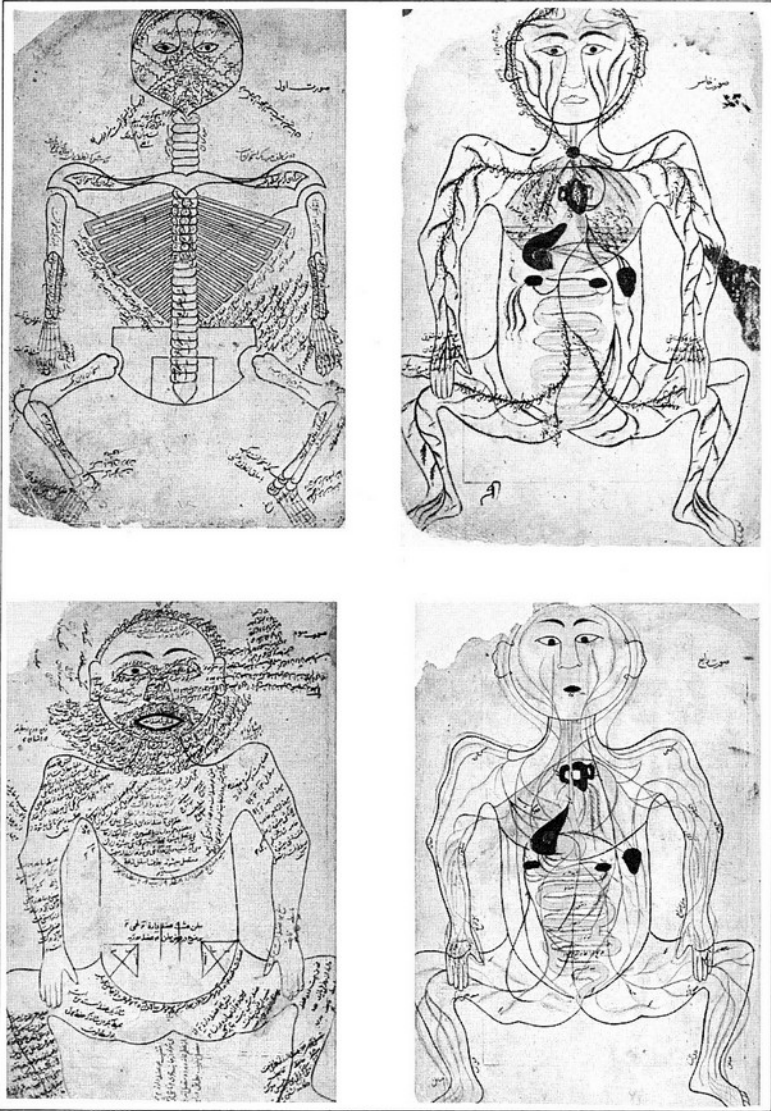
國使節贈送給史其泰王的波斯絨氈。史其泰族是公元前六世紀左右在黑海北岸建國的伊朗系游牧民族，他們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頗深，然後形成獨特的青銅文化，以鳥獸圖案化的紋飾傳布到全亞洲地區。無論其產地在何處，這一塊絨氈每平方公分有6×6個結子，是相當精緻的產品。

### 三、土耳其絨氈文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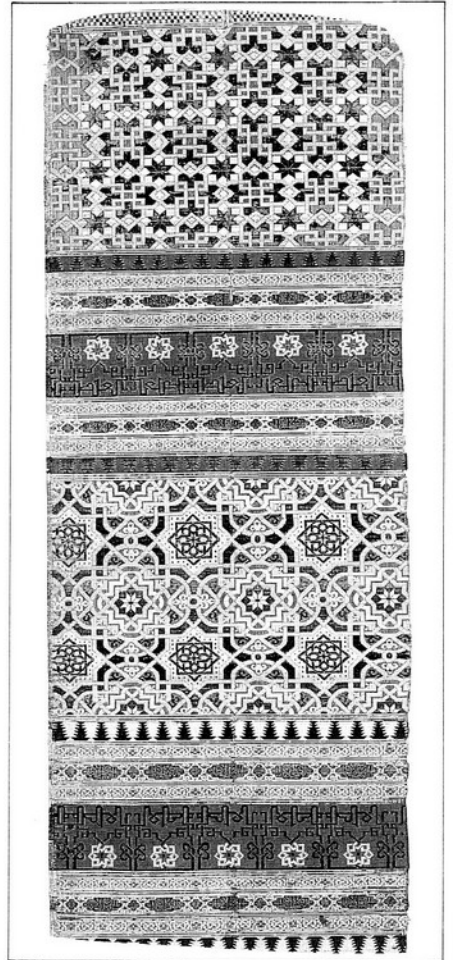
公元前五世紀到三世紀的兩件中東製絨氈出土之後，絨氈的歷史忽爾中斷了。一直到公元後第十三世紀，中東的絨氈才再度登上歷史舞台。收藏在伊斯坦堡的土耳其回教美術館被認為在土耳其本土發現的最古老的兩塊絨氈，一件是在古都康耶的阿拉悅旬回教堂，另一件則保存在貝謝希爾的埃修列荷回教堂，被判斷為公元第十三世紀之物。

意大利的旅行家馬可索羅在十三世紀中葉，從意大利經過土耳其的阿那多里亞（Anatolia）地區也訪問過當時屬於西魯糾克王朝（Seljuk）的一些大小城市。他曾經在其名著《東方見聞錄》中，大力稱讚在這些城市所看到緋色絨氈的優雅與美麗。

在第十二、三世紀的歐洲，正



▲15世紀波斯人體構造解剖圖，可見當時的波斯外科醫術已相當發達



▲西班牙絲質織布，作於14—15世紀，102.6×37.5平方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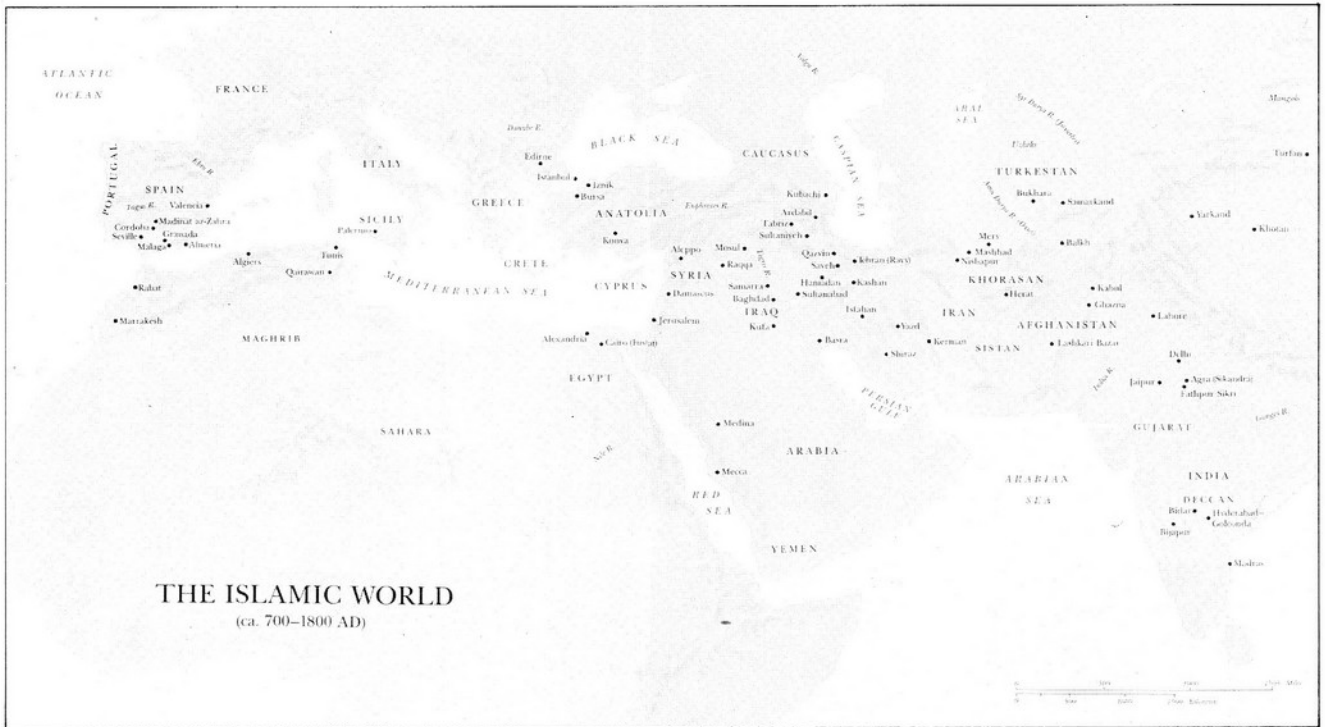
由於天主教的過份猖獗，教會壓制學術及創作自由，致使當時的歐洲仍處在黑暗時期，可是回教文化却正在黃金時代，天文學或數學早已奠定良好基礎，醫學、地理學、歷史學等之研究，幾乎已經發展到可以為歐洲學界導師之地步。在此時期的土耳其絨氈，也受到回教高度文化的影響而走進圓熟期，其出現

的紋飾不但是有幾何圖案，也同時出現回教文化的色彩，使得它們顯得更華麗。這時的土耳其絨氈，幾乎都是為西魯糾克王朝宮廷或上流階級的日常生活而織製的。

如此美麗的土耳其絨氈，當然立刻引起當時威尼斯商人的垂涎。在阿那多里亞地方織成的土耳其絨氈，由許多威尼斯商人經手，傳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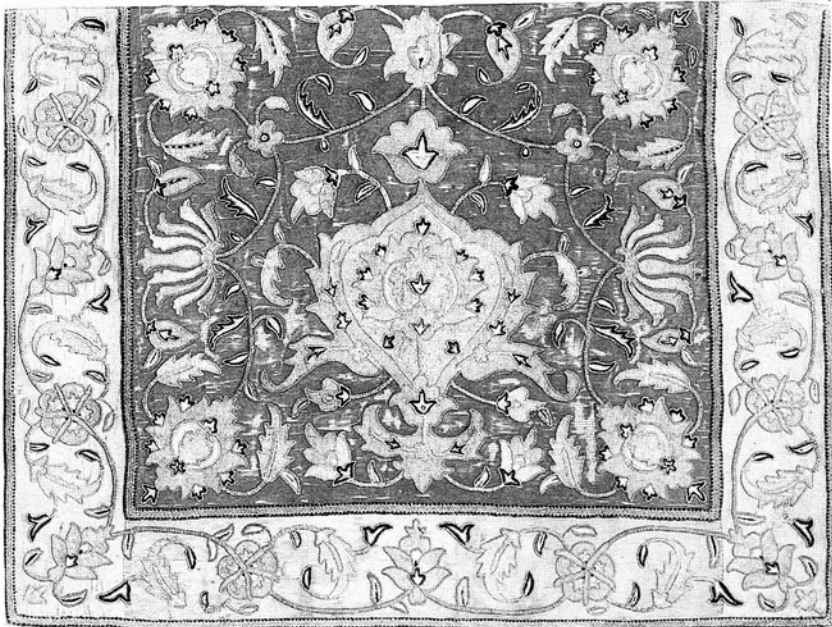
絲路，也有經由地中海的沿岸港口輸往意大利、埃及、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印度、中國等廣大地區。

大約在第十三世紀後半期，西魯糾克王朝遭到蒙古民族的襲擊而快速地衰退，甚至消聲匿跡。不久後，各地方的土耳其民族奮起而團結圖強，再度統一國家，形成有名



▲公元700—1800年的回教世界

▼土耳其絨氈，作於1600年，上有金銀織線78cm×1m



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Osmanli Turks）。

奧斯曼帝國時代的土耳其藝術是以傳統的風格為基礎，結合回教與拜占庭兩種文化而發展出來的。由於鄰國波斯的絨氈受到部份來自歐洲的影響，土耳其絨氈開始產生多樣變化。

幾何圖案以外，圖案化的公羊角、小牛的眼睛、打火石、眼鏡碎片、樹木都是他們當時採用最多的圖形。這些圖形其實都是土耳其民族在幾百年來所接觸到的巫術（Shamanism）、摩尼教（Mami-cheism，公元二一九年左右在波斯誕生的宗教，係以拜火教為基礎，加上基督教與佛教教義而成的新



▲埃及絨氈，作於15世紀末16世紀初，每平方吋有100個結 29呎7吋×7呎11.5吋 (9.02×2.43平方公尺)

興宗教)、古代基督教、回教及各種民間信仰等宗教生活的反映。

奧斯曼帝國後來敗於帖木兒帝國，一時國勢衰退，不久即復國成功，並於十五世紀初籌劃攻打拜占庭帝國，而在一四五三年如願以償地攻下了君士坦丁堡，改名為伊斯坦堡，並定為奧斯曼帝國的首都。

因此十五世紀的土耳其絨氈仍保留着帖木兒帝國文化之餘韻，例如雲紋、龍紋、鳳凰等與中國美術有關的圖形經常會出現在絨氈上。將紅、黃、青三色的加以濃淡變化，調和成異常美麗的土耳其絨氈，做為傳達東方異國情調的藝術品，非常受到當時歐洲各國的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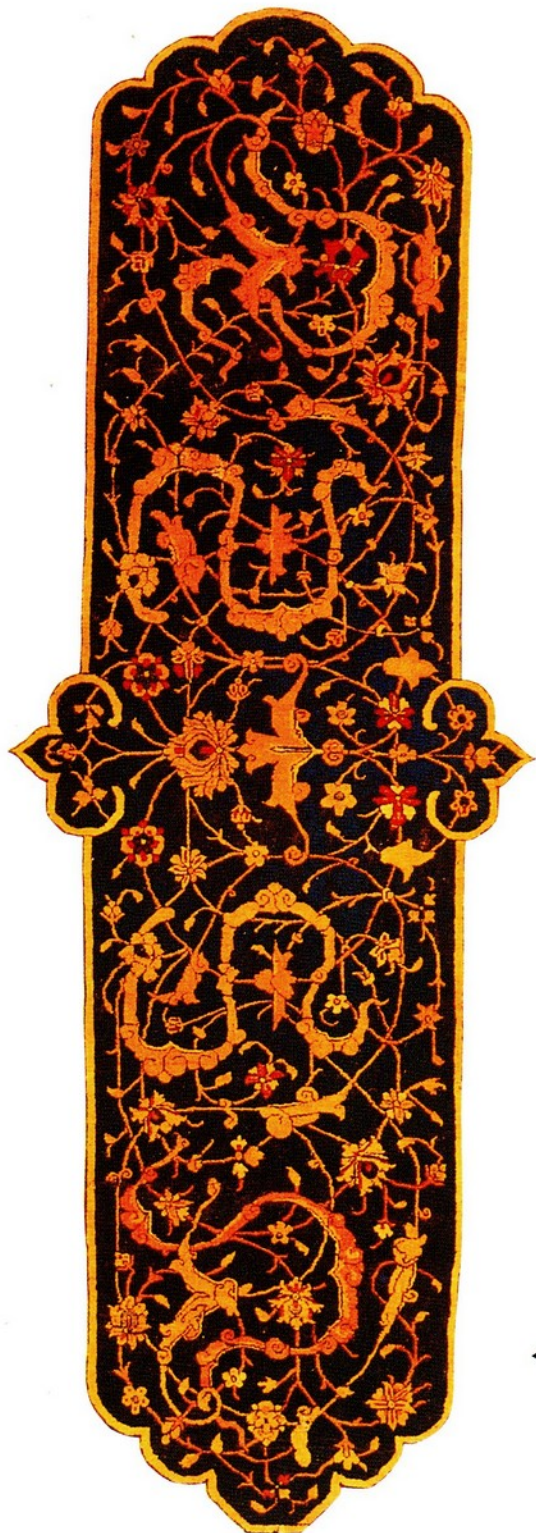
十六世紀的奧斯曼帝國國勢鼎

盛，其領土包括巴爾幹半島、歐洲東部、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島、美索不達米亞等地。國力強大，宮廷的生活自然會豪華，象徵奧斯曼土耳其榮華富貴的杜普卡普宮殿滿華麗的絨氈，此時波斯絨氈上的諸多花紋被轉用在土耳其絨氈上。

從十七世紀開始，回教祈禱用絨氈逐漸普遍化。因為回教徒每天必須在黎明、中午、午後、日落後與就寢前，計五次作禮拜。時間一到，信徒們必須洗清身子（也有以洗手取代），在地上鋪祈禱用絨氈，跪下來做禮拜。這種專用絨氈，幾乎都在阿那特里亞地方織成，然後銷到信奉回教的廣大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每一個角落裡。

到了十八世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捲入列強的紛爭之中，由於經常參與戰爭敗北，被迫縮小領土，削弱國力。此時，來自歐洲的巴洛克(Baroque)風格紋飾大量出現在絨氈上，波斯絨氈或歐洲美術在土耳其文化領域上同樣佔有重要的地位。幸好土耳其絨氈的傳統文化十分深厚，其固有技術與風格才能完整地保存到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末，以嶄新風格為號召，出現了黑勒克絨氈。黑勒克位在伊斯坦堡東方六十公里的地方，與以生產世界上最貴的絹絲絨氈伊朗的伊士泛漢齊名。當時極盡華貴的杜普卡普宮殿被大火燒燬，另建略帶歐洲風味的杜麻巴夫節宮殿。



◀ 波斯絨氈局部，作於  
公元16世紀前期，每  
平方吋有550個結  
169R4吋×119R2吋  
(4.97×3.4平方公尺)

一八九一年為了專門供應宮中織品，在黑勒克鎮新建絨氈工廠。阿那多里亞地方的老織工與設計工匠都聚集在此，專織絲製絨氈。受到波斯絨氈的影響，紋飾風格略帶寫實意味，花紋較小，然而顯得非常華麗。織工也非常精緻，每一平方公釐結節一百以上，手指觸感非常舒適，厚度較薄，尺寸也比較小，看起來帶有令人眩目的光澤，所以黑勒克絨氈是絲織品中一朵最耀眼的奇葩。

筆者今年二月間往中東旅行，在零下十幾度酷寒的天氣下，往訪位在伊斯坦堡海邊的該杜麻巴夫節宮殿，意外地獲得參觀的機會。宮中大小房間都鋪着當時保存下來的黑勒克絲織絨氈，那種幽幽發亮絲絹的感覺，魅力十足，可是也充滿着沒落中奧斯曼帝國頹廢的色彩。

二十世紀初，奧斯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吃了敗仗，延續了將近五百年的回教蘇丹制（Sultan）劃下了休止符，土耳其帝國終於崩潰了。

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首都自伊斯坦堡移至安哥拉（Angora，此為舊稱，新名為安卡拉 Ankra）。每一個土耳其國民都期望重建新國家，可是對於土耳其絨氈而言，却是開始了不樂觀的時代。

共和國成立後，土耳其絨氈成為重要工業之一，被編入社會機構



之中。十八世紀末英國的工業革命潮流也襲進土耳其，於是機械織製的絨氈開始取代手織絨氈。以前村落裡的少女們紡績的毛線改由紡績工廠代勞。原本需要較長時間的植物染色法，由於十九世紀中期出現的廉價化學顏料（亦稱 Anilin 染料）出現而被取代。絲絹本身的品質也開始降低了，可以發出類似自然絲光澤的人造絲絨氈，以較便宜的價格即可購得，於是用化學藥品偽造的仿古絨氈也出現了這樣一來就破壞了傳統風格了。新潮的紋飾或個人主義的主觀紋飾，也混進絨氈界。只要賣得出去，便不顧整個絨氈文化的發展二十世紀後半出現了絨氈文化的黑暗期。

一種叫利「DOBAG project」的復興運動，終於在一九八〇年代展開了，地點是以西土耳其的巴爾克西為中心的絨氈生產地，其中包括了十多個大小城市及鄉村。他們致力恢復仰賴植物性天然染料的染絲法，不靠機械，完全採用女孩手工來織製。主張承前啟後，把老祖宗的技術傳授給女兒及孫女們，努力以傳統紋飾再現絨氈的生命。

#### 四、結論

對於國人而言，說起毛織地毯或掛壁絨氈，立刻會聯想到波斯絨氈，可是，大家對於不是用來裝飾



▲波斯皇家絨氈局部，作於16世紀中期，每平方吋有320個結  
249R8吋×109R10吋 (7.51×3.3平方公尺)

教堂或宮廷的土耳其絨氈，反而感到陌生，甚至一看到地毯或絨氈，都一律把它們看做是波斯地毯。日本人蓋房屋，必須先購妥榻榻米；土耳其人要蓋房屋，必須先購妥絨氈。若無鋪地的絨氈，土耳其人無法開始生活。自從遊牧民族在土地或石地上為了取暖，而把毛織物當

做生活上的必需品的上古時代以來，絨氈一直未曾改變其存在的價值，這也是一種人類的智慧。越過許多朝代的土耳其民族，其絨氈文化傳統仍由年輕的一代繼承，其前途還是相當光明的。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九日脫稿於外雙溪寓所